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古声尽头 降头魔女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20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古声;尽头/降头;魔女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古…②尽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/吴 枫

策 划/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古声 1

尽头 51

降头 136

魔女 277

古 声

第一部 录音带上的怪声音

天气很阴沉，又热，是叫人对甚么事都提不起劲来的坏天气，起身之后，还不到一小时，我已经伸了十七八个懒腰，真想不出在那样的天气之中，做些甚么才好，当我想到实在没有甚么可做时，又不由自主，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。

白素到欧洲旅行去了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使得无聊加倍，翻了翻报纸，连新闻也似乎沉闷无比。

我听到门铃响，不一会，老蔡拿了一个小小的盒子来：“邮差送来的。”

我拿起那只木盒子来看了看，盒上注明盒中的东西是“录音带一卷”，有“熊寄”

字样。

我想不起我有哪一个朋友姓熊，盒子从瑞士寄来：我将盒子撬开了来。

木盒中是一只塑胶盒，塑胶盒打开，是一卷录音带。这一天到这时候，精神才为之一振。

磁性录音带，是十分奇妙的东西，从外表看来，每一卷录音带都一样，甚至连录过音，或是未录过音，也无法看得出来。

但是如果将录音带放到了录音机上，就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。没有人能够猜得到，一卷录音带上，记录着甚么声音。

我立时拉开抽屉，在那个抽屉中，是一具性能十分良好的录音机，我将那卷录音带放了上去，按下了掣，我听到了一个中年人低沉的声音：“卫先生，我是熊逸。你并不认识我，我是德国一家博物院的研究员，我和令妻舅白先生是好朋友，昨天我还会晤过尊夫人，她劝我将这卷录音带寄给你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欠了欠身子。

我本来就记不起自己有甚么朋友是姓熊的，原来是白素叫那位先生寄来的，那么，这卷录音带中，究竟有甚么古怪呢？

这时，我已觉得自己精神充沛，对一切古怪的事，我都有着极度的兴趣，最怕日子平凡，刻板得今天和昨天完全一样，没有一点新鲜。

用心听下去，仍然是那位熊先生的声音：“短期内我有东方之行，所以现在，先想请你听听这录音带中记录下来的声音，不知你会对这些声音，有甚么看法。”

那位熊先生的声音到这里，便停了下来。

接着，便是约莫十五秒那轻微的“丝丝”声，那表示录音带上，没有记录着任何声音。

我正有点不耐烦时，声音来了。

先是一阵“拍拍”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拍打着甚么，那种拍打声，节奏单调而又沉缓，听了之后，有一种使人心直向下沉的感觉。

那种“拍拍”声，持续了约莫十分钟。

再接着，便是另一种有节奏的声响，我很难形容那是甚么声音，那好像是一种竹制的简陋乐器所发出来的“呜呜”声，多半是吹奏出来的。

我自己对自己笑了一下，心中在想，那位熊先生不知究竟在捣甚么鬼，寄了一些这样的声音来给我听，莫非要知道我今天会觉得无聊，是以特地弄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，好使我觉得有趣？

听了两分钟，全是那单调的声音，“拍拍”声和“呜呜”声还在持续，我不由自主，又打了一个呵欠。

可是我那个呵欠还未曾打得完，口还没有合拢来，便吓了老大

一跳,那是因为在录音机中传出来的一下呼叫声。毫无疑问,是一个女人的呼叫声。

我之所以给那一下呼叫声吓了一跳,是因为在那女子的呼叫声中,充满了绝望、悲愤,那种尖锐的声音,久久不绝,终于又变得低沉,拖了足有半分钟之久,听了令人心悸。

我在一震之后,连忙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掣,吸了一口气,将录音带倒转,再按下掣,因为我要再听一遍那女人的尖叫声。

当我第二次听到那女子的尖叫声之际,我仍然有一阵说不出的不舒服,刹那之间,有坐立不安的感觉。因为一个人,若不是在绝无希望,痛苦之极的心情之下,决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。

我皱眉,再用心听下去,只听得在那女人尖锐的呼叫声,渐渐转为低沉之后,便是一阵急速的喘息声,再接着,声音完全静止了。

然后,那种“拍拍”声和“呜呜”声,再度响起,再然后,我听到很多人在唱,那是男男女女的大合唱,也无法分辨出究竟有多少人在唱着,声音低沉、含混。每一句的音节十只有四、五节,而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,听来都是“SHU”。

那好像是在唱一首哀歌,我注意到那种单音节的发音,那是中国语言一字一音的特徵,是以我竭力想出这些人在唱些甚么。

可是我却没有结果,我一句也听不出来,我接连听了好几遍,除了对那个“SHU”字的单音,感到有很深的印象之外,也没有甚么新的发现。

这种大合唱,大约持续了五分钟,接着,又是一种金属器敲击的声音,然后,便是一种十分含混不清的声音,根本辨别不出那是甚么来。

这种含混不清的声音,继续了几分钟之后,那卷录音带,已经完了。

我又从头到尾,再听一遍,若有人问我,录音带中记录下来的那些声音,究竟有甚么意义,我一点说不上来。

而如果要我推测的话,那么,我的推测是:一个女人因为某种

事故死了，一大群人，在替她唱哀歌，这个推测，我想合乎情理。

自然，我也无法说我的推测是事实，我只能说，那比较合乎情理，至于那些声音，究竟代表着一件甚么事，只有去问那个寄录音带给我的熊逸先生了。

我是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，是以我立时拿起电话来，当长途电话接通德国那家博物院时，我得到的回答是：熊逸研究员因公到亚洲去了。

我的心中，怅然若失，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，解释寄那卷录音带给我的目的，和那些声音的来源。

可是我是一个心急的人，希望立即就知道这些难以解释的谜。

那一天，接下来的时间中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卷录音带，不知听了多少遍。

是以，当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我想静一静的时候，却变得无法静下来了，在我的耳际，似乎还在响着那种四个字一句，五个字一句，调子沉缓的歌，和那种给人印象深刻的“SHU”、“SHU”声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觉得必须轻松一下，至少我该用另一种音乐，来替代那种歌声在我脑中所留下的印象，是以我特地到了一个只有少年人才喜欢去的地方，在那种噪耳的音乐之下，消磨了一小时，然后又约了几个朋友，在吃了晚饭之后，才回到了家中小在晚上十一时左右回家，我一进门，老蔡便道：“有一位熊先生，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你，他请你一回来，立即就到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取出了一张小纸条来：“到景美酒店，一二〇四室，他在等你！”

我不禁伸手在自己的头上，敲打了一下，我就是因为心急想知道那卷录音带的来由，感到时间难以打发，是才出去消磨时间的，却不料熊逸早就到了！

我拨了一个电话到景美酒店，从熊逸的声音听来，他应该是一个很豪爽的人。我在电话中和他并没有说甚么，只是告诉他，我立即来看他，请他不要出去，然后，带着那录音带就飞车前往。

二十分钟之后，我已站在酒店的房门外，我敲门，熊逸打开门让我进去。

我们两人，先打量着对方，再互相热烈地握手，熊逸是一个面色红润的高个子，我的估计不错，这一类型的人，热诚而坦白。

我也不和他寒暄，第一句就道：“听过了那卷录音带，你将它寄给我，是甚么意思？”

熊逸皱着眉：“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我摊手道：“我的意见？我有甚么意见，我不知道那声音的来源，有甚么意见可以发表？”

熊逸点头道：“那是比较困难些，但是，我一样不知道那些声音的来源。”

“你那样说，是甚么意思？”我心中十分疑惑。

“那卷录音带，是人家寄给我的，”熊逸解释着：“寄给我的人，是我的一个老同学，学考古。”

我仍然不明白他在讲些甚么，只好瞪大着眼望着他，我发现熊逸这个人，可能在考古学上有大成就，但是他至少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他讲话条理欠分明。

他呆了半晌，像是也知道我听不懂他的话，所以又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他将那卷录音带寄给我。同时来了一封信，说他立刻就来见我。”

熊逸讲到这里，忽然苦笑了一下。

我决定不去催他，一个讲话条理不分明的人，你在他的叙述之中，问多几个问题，他可能把事情更岔开去。

我等着，熊逸苦笑了一下：“只不过他再也没有见到我，他的车子，在奈华达州的公路上失了事，救护人员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我又不禁皱了皱眉，现在，我至少知道熊逸所说的那个朋友，是住在美国的。

熊逸又道：“调查的结果，他是死于意外的，可是，我总不免有点怀疑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实在忍不住了：“你怀疑甚么呢？在美国，汽车失事极普通，你怀疑他不是死于汽车失事，又有甚么根据？”

熊逸苦笑着：“没有，我不是侦探，我只是一个考古学家，但是你知道，一个考古学家，也要有推论、假定、归纳、找寻证据的能力，实际上，考古学家的推理能力，和侦探一样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，熊逸的话，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妙论，但是，想要驳倒他这一番话，倒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。所以，我决定不出声，由得他讲下去，他停了半晌，又道：“那个朋友将这卷录音带寄了给我，他只是在录音带首，讲了几句话，他说，这卷录音带是他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形下记录下来的，他必须和我商量这件事，他将尽快飞到德国来与我会晤。我的好奇心十分强烈，立时打长途电话去找他，他已经走了，而在几小时之后，我就接到了他失事的消息。”

“是谁来通知你的？”我又忍不住问，因为一个人在美国失了事，而另一个人在德国立即接到了消息，这未免太快了些。

熊逸回答道：“是这样，我打电话到他服务的那家博物院去的时候，曾留下我的电话号码，请他的同事，一有了他的消息之后，就通知我，我也绝想不到，竟会接到了他的死讯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生死无常！”

熊逸道：“我怀疑，因为两点，第一、他既然决定前来见我，为甚么不将这卷录音带带来给我，而要先寄来给我？这证明他知道可能遭到甚么危险，所以才那样做，第二——”

我不等他讲出第二点理由是甚么，就忍不住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。

我一笑，熊逸自然无法再讲下去了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像是不知道我在笑甚么。

我道：“熊先生，你可能是一个很出色的考古学家，但是你决不是一个好的侦探，你的第一点的怀疑，决不成立！”

熊逸十分不服气地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我挥着手：“你想想，你也是决定要来和我会面，却又先将那卷录音带寄来给我的，难道你也是知道了自己有甚么危险，所以才那样做？”

当我举出这个理由来反驳熊逸的时候，我脸上一定有着十分得意的神情，因为我所提出来的理由，根本是熊逸无法不承认的。

果然，熊逸不出声了。

熊逸虽然不出声，但是他的神情，却来得十分古怪，他的面色，变得很苍白，而且，还有很惊惶的神情，他甚至四面看了一下，然后，又吞下了一口口水。虽然他始终没有说甚么，但是我心头的疑惑，却是越来越甚，我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熊逸却分明是在掩饰着：“没有甚么，你不要听我第二个理由？”

我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，看来熊逸是一个死心眼的人，明明他第一点的怀疑已经不成立了，他还要再说第二点，可是 he 要说，我又不能不让他说，是以只好点了点头：“第二点是甚么？”

熊逸却又停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他驾驶术极好，十分小心，他的车子出事时，撞出了路面，连翻了好几下，警方估计当时时速在一百哩以上，他决不是开快车的人！”

我皱了皱眉，熊逸这个怀疑，其实也毫无根据，因为就算是一个父亲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，甚么时候，情绪不稳定起来会开快车，何况只不过是两地相隔的朋友！

但是，我却没有反驳他，我只是以开玩笑的口吻道：“还有第三点怀疑么？”

熊逸摇了摇头。

我决定不再和熊逸讨论他在美国的那位朋友的汽车失事，所以，我将话头拉了回来，我道：“那么，对这卷录音带的声音，你有甚么意见？”

熊逸道：“我去请教过几个人，他们都说，那样简单的节奏，可能是一种民谣，我自己则断定，那民谣是中国的，或者东方的。”

对于熊逸的这种说法，我大表同意，我又补充道：“从调子那么

沉缓这一点听来,那种民谣,可能是哀歌。”

熊逸的神情,突然变得紧张了起来:“你自然也听到了那女子的尖叫声?”

“是,”我立时道:“这一下尖叫声,就算是第一百遍听到,也不免令人心悸。”

熊逸压低了声音:“我认为那一下尖叫,是真正有一个女子在临死之前,所发出来的。”

我被熊逸的话,吓了一跳:“你……以为这其中,有一件命案?”

熊逸的神色更紧张,也点着头,紧抿着嘴。

我吸了一口气:“你是说,那件命案发生的时候,你那位朋友恰好在场,他录下了那声音,寄来给你?”

熊逸因为我说中了他心中所想的事,是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,可是我却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这实在太荒谬了!

一个人,如果凑巧遇到了一件命案,而又将命案发生的声音,记录了下来,那么,他自然应该将这卷录音带,交给当地的警方,而绝找不出一个理由,要寄给一个远在异地的考古学家。

我一面笑着,一面将心中所想的讲了出来,熊逸却固执地道:“自然,这其中可能还有别的原因,只不过我一时间想不出来!”

我没有再出声,熊逸十分固执,这一点,我早已料到,但是,他竟固执到这一地步,我未曾料到。

熊逸好像也有点不好意思,他在沙发中不安地转了一个身:“你可知道我为甚么要将这卷录音带交给你?”

我摇头:“想不出。”

熊逸道:“我曾和不少人,一起听过这卷录音带,他们都一致认为,录音带中所记录的那种节奏单调的歌词,是用中国话唱出的。”

我立时点头:“我也这样认为。”

熊逸道:“白先生说,你是中国方言的专家,所以,我希望你能够辨别出,唱的是一些甚么话,那么对了解整件事,就会有莫大的

帮助！”我道：“自然，如果可以听得懂他们在唱些甚么，就好办了，我听了好多遍，却一个字也听不出来，只怕要令你失望了！”

熊逸果然现出十分失望的神色来，他呆了半晌：“真的一个字也听不出来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一个字也听不出，熊先生，推断那是中国话，只不过是因为那种单音节的发音，但世界上仍有很多其它语言，也是单音节发音的，例如非洲的一些土话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各种方言，海地岛上的巫都语。”

熊逸皱起了眉，好一会不出声，才道：“你不能确定是甚么语言？”

我苦笑道：“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检定那是甚么语言。”

熊逸忙问道：“甚么办法？”

“用电脑来检定。”我的回答很简单。

熊逸“啊”地一声，伸手在自己的头上，拍了一下：“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站了起来，在房间中，急速地踱着步，然而他又道：“但如果那根本不是世界任何角落的语言，只是某些人自创的一种隐语，那么，就算是电脑，也没有法子！”

我望着他：“你又想到了甚么？”

熊逸显然十分敏感，他立时道：“你别笑我！”

我道：“你连想到了甚么都未曾讲出来，我笑你甚么？你究竟想到了甚么？”

熊逸沉声道：“你知道，在美国，甚么古怪的事都有，有很多邪教、帮会，都有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一种语言——“

熊逸讲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像是想看看我的反应，我这次，并没有笑他，因为他的分析，很有理由。

美国有许多邪教的组织，那是人所尽如的事，荒唐得难以言喻，他们往往会用极残酷的法子来处死一个人。

第二部 一只奇异的陶瓶

当我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，我的耳际，似乎又响起了那一下女子的尖叫声。

我的神情，也紧张了起来，我忙道：“你有录音机吗？我们再听听！”

熊逸自然知道我要听甚么，他取出了一具录音机，将那卷录音带放了上去。

于是，我又听到简单的拍打声，和那一下，令人神经几乎闭结的女子尖叫声。

我们也听到了那似乎是哀歌一样，单调沉缓的歌声，这一切，如果说是一个甚么邪教组织，在处死了一个女子之后，进行的仪式，那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，我的脸色，也不禁有些发青！

我们听完了那一卷录音带，熊逸关上了录音机，我们好一会不说话，熊逸才道：“现在，你认为我的推断有理由？”

我点头：“虽然我想不通，何以你的朋友要将之寄给你，但是我认为，一定有一个女子被谋杀，你应该和美国警方联络。”

熊逸却摇头道：“不！”

我的提议很合情理，但是熊逸却拒绝得如此之快，像是他早已想定了拒绝的理由，这又使我觉得很诧异。

熊逸接着又道：“我那位朋友，将录音带寄给我，一定有特别的理由，我想，他知道美国警方，根本无力处理这件事。”

“那么，寄给你又有甚么用呢？”

“他希望我作私人的调查！”

我实在不知道我该如何接口才好，我只是皱着眉，一声不出。

熊逸又道：“而现在，我邀你一起去作私人调查！”

我仍然不出声，沉默在持续着，过了好几分钟，我才道：“我可以和你一起调查一下，但只要我们的工作稍有眉目，我仍然坚持这件事，该交给警方处理。”

熊逸道：“到了那时候再说，我认为我的朋友，也死在邪教组织之手。”

我的心头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，我道：“你不见得想向那邪教组织报仇吧！”

熊逸却咬牙切齿：“当然是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那样说来，我们两个人，也在组织一个邪教了！”

熊逸瞪着眼：“甚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我认为，凡是摒弃文明的法律，以落后观念来处理一切的行动，都和邪教行动，没有分别。”

熊逸又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我们可以在调查得真相之后，再要求警方协助。”

我不想再和熊逸争辩下去，因为我觉得熊逸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除非我们根本不去调查，否则，一定要和当地警方联络的。

熊逸见我不出声，他又道：“你对这件事的看法，究竟怎样，准备从何调查起？”

我皱着眉：“很难说，一点头绪也没有，如果要展开调查的话，我想只有先到他工作的地点去了解一下他平日的生活情形，假定他和一个邪教组织有了冲突，我们第一步工作，至少要证明是不是有此可能。”

熊逸握着我的手：“那么一切都委托你了！”

“一切都委托我？”我不禁愕然：“那是甚么意思？你不理么？”

“我当然要理，”熊逸急忙解释着：“但是我因为公务，要到高棉的吴哥窟去一次，至少要耽搁一个多月，才能来与你会合！”

我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这家伙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如果说他根本是有公务在身的話，只怕我睬也不会睬他，但是事情发展到了现在，我欲罢不能了。

我摊了摊手：“你倒好，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交给我，自己走了！”

熊逸道：“我无可奈何啊！”

我道：“算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那位朋友，无头无脑去调查，谁会理我？”

熊逸忙道：“那你放心，这位遇到了不幸的朋友，姓黄，叫黄博宜，他工作的那个博物院院长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给你一封介绍信。”

他取出了一只手提打字机来，迅速地打起介绍信来。我的脑中，十分混乱，听着打字机那种单调的“得得”声，又使我想起了那卷录音带上那种节奏单调的敲击乐器的声音。

我觉得，录音带上的那种乐器的声音，虽然简单、沉缓，但是却也决不是随便敲得出来的，那种简单的乐音，听来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。

我在呆呆地想着，熊逸已经打好了信，签了名，将信交给了我。我草草看了一遍，熊逸在信中，对我着实捧场，将我渲染成为一个东方古器物专家，东方语言专家，以及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有深刻研究的人。事实上，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。

我抬起头来：“说得那么好，过分了吧！”

熊逸笑道：“一点也不过分，如果不是你的年纪太轻，我一定要加上一句，当年周口店发掘北京人，你和裴文中教授，共同负责！”

我真给他说得有点啼笑皆非，忙道：“行了，再下去，你要说我是章太炎的同学了！”

熊逸道：“你不知道那院长的为人，邓肯院长对东方人很有好感，将你说得神通广大些，他会崇拜你，你的工作也容易进行！”

熊逸又打好了信封，将信交了给我：“我明天一早就要动身

了。”

我和他握手，道：“再见！”

我和熊逸的第一次会见，就那样结束了。

当然，我和他还有第二次，以及更多的会见，但是那是以后的事，现在自然不必多说。

我回到了家中，自己想想，也不禁觉得好笑，天下大概再也没有像我那样无事忙的人了，为了一卷莫名其妙的录音带远涉重洋！自然，“莫名其妙”看来根本不成其为我远涉重洋的理由。但是实际上，正是那使我远行，因为我若是知道那卷录音带的来龙去脉，怎提得起远行的兴趣？

第二天下午，我上了飞机。

旅行袋中，带着那卷录音带，在这两天中，我又听了它不知多少次，熟得可以哼出那首“哀歌”。

当我最后几次听那卷录音带的时候，我甚至和着录音带上的声音，一起唱着。

虽然我绝不知道歌词的内容是甚么，但是当我加在那男男女女的声音之中的时候，我的心中，也不禁有一种深切的悲哀。

我心中怀疑，一个以杀人为乐的邪教，在杀了一个人之后，不可能发出如此深刻哀切的歌声！

然而当我怀疑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又不禁自己问自己：在甚么样的情形下，杀了一个人，又会对这个人的死亡，显出如此深切的哀悼？

我当然得不到答案！

我一直在神思恍惚之中，整个旅程，心不在焉，直到我到了目的地，在酒店中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上午，带着熊逸的信，去求见邓肯院长时，我才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。

邓肯院长在他宽大的办公室中接见我，看了熊逸的介绍信之后，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，立时对我现出极其钦佩的神情，他站起来，热情地和我握手：“或许是由于我个人兴趣的关系，我们院中，